

文 學 叢 刊

桓 秀 外 傳

楊 剛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桓 秀 外 傳

楊 剛

有版權

實價壹元三角

桓秀外傳

楊剛作

發行 吳文林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蘭	驛運	湖畔	華亭鶴	桓秀外傳	洪流	石屏隨筆	羽書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蘆焚	白平階	叔文	王統照	楊剛	靳以	繆崇羣	吳伯蕭

信景	雨明	晦明	狗	咀華二集	小城故事	北京人	北方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批評	戲劇	戲劇	詩集
方令孺	方敬	柯靈	巴金	李健吾	袁俊	曹禺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目 錄

薑蕕（代序）·····	一
桓秀外傳·····	五
黃霉村的故事·····	八五

薑薤（代序）

一個朋友對我說了一句話：

『你不敢歌唱你的苦痛呵！』

一個有着大愛和深心的人，却是輕鬆的唱出了這樣一句殘酷的話。我對他說什麼呢？我沒有回答一個字。

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親；能有一番貴族心情所愛好的美與愛；能夠隔絕一切人類尊嚴所不容的侮辱，輕視，厭惡和嘲笑，而結果只是一名荒寂剝露的窮漢，這些都是可恨的，但是又有什麼可恥，有何可怕的呢？

我愛吃薑，愛吃薤，愛吃苦菜，還愛吃苦瓜。我把牠們吃下去了，難道還肯再吐出來麼？

我心上沒有笑，但是我也不肯流出眼淚。心的容量是可以更宏大一點的。

言語有什麼用處呢？文字和詩歌豈不都是被縛住了的徒手？再用這雙徒手來演唱自身的苦痛，那我只有對自己掛上長臉的笑。

我不願講那些習聽的語言，那些習見的字。我不能說把自己的苦痛融化在人類的苦痛裏面。在大音大樂還沒有成爲人間普遍的享受以前，市人的言語被管絃謳謳壓下去了，人類的苦痛經到我的心上來時，已經帶了化石的成分，並且究竟是到了心上還是在皮膚上面，也還不是最精深的數學家所能量出來的。那麼，我爲什麼要在自身的無能上面，加上可笑的輝煌？

我曾經看見在我們流血的土地上，排滿了無聲的，鬱割了的屍身。牠們一排排，一排排的展伸出去，一直排列到我的眼線所能達到的地平線上。牠們像海浪一樣的排接不斷——然而，海是會呼嘯的，海是會震盪的呵。

於是我望着浩蕩的，騰湧的大海，望着牠狂烈的奔流；我望着地平線外，我又望

着山頭的那一邊；我望着海上惡兆的烏雲；我又望着烏雲背後的太陽。我想：

他們是會跳起來的，會跳起來的。

這冊子裏有一些瑣碎的小人間。我沒替牠們加上一些什麼，也不會給牠們一點眼淚。牠們不過是那些固執的躺在流血的土地上，不肯退讓的屍身們中間的一兩個。我也想，牠們是會跳起來的。

那麼，對自己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我只有重複兩句永恆的語言。

『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信此下土。』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桓秀外傳

桓秀是柳河村的一個女孩子。她自己有一個家，另外還有一個將來的家。要是從她自己祖宗三代爸爸媽媽的家一直寫下來，替她寫出一部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細帳，恐怕我這隻筆尖都寫扁了，還落得讀者們流出呵欠眼淚。一個女人的熱鬧故事總是要跟出嫁兩個字連在一起的，不管是公開出嫁也能，自己偷着出嫁也能。如果把黃花女兒在爸媽跟前撒嬌的花樣拿來寫傳，起碼那女人總該是某種字號的英雄吧。可是我們的桓秀却不過是一個小村子裏有大眼睛和烏青閃亮頭髮的鄉下姑娘罷了。她跟這村裏所有的姑娘們一樣，扁擔倒下來的一个『一』字都不認得。她會繡一手好花鞋，可是從來沒福氣自己繡一對花鞋上脚穿，她會在打穀場上搬起連交來打穀，打得又溜刷，又勻細，連交扒子翻來翻去像一條魚跳得那麼歡，

可是她從來不能夠在衆人面前站起來，講一句清楚話不紅面孔。其實她從來就不曾在一大堆人面前講過話。有話憋得臉青脹，指尖發麻發抖，眼睛像劍刀刺人，她也還是說不出什麼話，並且越過越像啞吧，只會低頭鼓起嘴。這樣一個女孩子就是鄉下頂平常的秀才都不會犯上什麼心眼去爲她查考一番世系，研究一番她的家庭教育環境，分析分析她的遺傳血統，再來寫一部有關世道人心的大傳的。因此，這一段小小紀事，也不過只有稗官野史之意，偷她那點小小男女花樣，辛酸苦辣，來望一望一隻人生的小小角落而已。從她生活熱鬧處開始，正爲人間所要的只是熱鬧。好像把一個搶奪民衆，危害民國的異類份子拖去槍斃一樣，其熱鬧是同樣爲人類所賞識的。

要講桓秀，且先講桓秀將來的家。

桓秀將來的家是一所門前朝着一條小河的白粉瓦房，房子是瓦蓋套瓦蓋，一連好幾進。大門是八字朝門，粉刷的也很白，左右一邊一蹲麻石鑿的馬，馬背拱起把

馬頭都壓到馬腿肚上去了。另外還有一對圓麻石鼓子，粗粗雕着一道連環圈子的花紋。就因為有了這兩對啞叭東西，鄉下人都說劉三爹家祖上是有功名的，很多人都羨慕桓秀。看見她在河裏挑水的老太婆們就對她爹說：

『把姑娘養嫩點，老屈頭。將來到她家裏還怕沒人服侍不成。』

桓秀爹並不理她們的話，桓秀心裏可是聽了這些話就開花。她總是躲在堂屋背後柴間裏聽鄉下人講她將來的家。她自己到河邊上借故去摘柳枝子，就帶便偷看看那個八字朝門，把兩對麻石馬從老遠望了又望。八字朝門總是關着的，桓秀又不敢多看那側邊的籬笆門。每回看見籬笆門那邊有個少年人把褲腳捲上了大腿，跨出那籬笆門來時，她就心裏亂跳亂跳，別轉臉走下河去。

八字朝門老關着，因為門裏面那個門樓已經變成了堆牲口糧食的地方。喂牲口的簸箕，糧袋牛輓等等都堆在那裏。過了天井到了堂屋就是神住的地方。人除了過年過節不到這裏來。有時來就在這堂屋裏神的脚下鋪起曬墊霉豆子。

黃豆蠶豆先蒸煮熟了都在這裏用大曬簾攤開，上面蓋上構樹的大葉子，蓋得又厚又密，一絲不通氣，好讓豆子霉爛，霉了之後就加上鹽，裝進缸，再加上濃黑的茶水，拿到太陽底下去曬。

堂屋的右邊現在是劉四爹和他的一家住着。劉四爹和劉三爹吵了架，發了血盆大咒，兩家誓不相往來，所以關於桓秀將來的家的悲歡苦樂和劉四爹是遠到像隔山人家一樣的，這倒省了我們的事。但堂屋的左邊可就不那麼簡單。

左邊正間房恰好住着桓秀將來的爸爸，劉三爹和屬於他的一切，那是說他的老婆，他的丫頭，以及他的房地契文、帳簿、錢櫃、租戶冊、菜圃、竹園帳冊等等東西。他的丫頭原是他老婆的丫頭，住在房間後面的拖間裏的。但爲了或種緣故，這丫頭竟也不得不在他房間裏日夜侍候他，說是因爲他夜裏算帳算得太晚，要有個年青人倒茶倒水，捶腿挈腰，以及弄東西消夜。這房間外面是一條橫的過道，走下過道就是牛欄，牛欄外面是劉三爹的大廚房，在交租交糧，割穀打場的時候，這廚房裏總有三四

十人吃飯。

廚房外面過天井還有一個小院子，劉三爹叫他的二媳婦帶着她的小兒子住在那裏。雖然他的第二位少爺是在陶家垵替三爹主持一家藥鋪，並不能常常回來，三爹却不許他把老婆兒子帶去。

『把李娃留在家裏。少年人身邊有不得女人。一有了女人就變得不是東西，錢也不在心，事也不在心。我老子不容易弄起家鋪戶來，你不要帶個女人去把我的弄塌台。』

有一次，三爹卻又說了別的理由。那是他對他三媽講的。

『我一個鋪子在他手裏，他女人去就會霸佔了我的。』

二兒子一年只能夠回來一輪，別的時候都是三爹自己到陶家垵去。他除了看租看地下鄉以外，逢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都要親自去藥鋪裏查帳，查點清結了的帳簿，他都親自帶回來鎖在他的箱裏。等到年終二兒子回來時再拿出來作

一番全年總結，等兒子結完了帳，急急忙忙起身出去找他女人兒子時，三爹就抱着烟袋斜起眼看着他走出去，從鼻子哼的笑出一聲來說：

『黃皮子，塌鼻窪眼睛，虧他當寶貝！』說的時候，他就騰出一隻手捏那捧着一盃湯元的大丫頭的下巴，將她的臉高高舉起來，拖她的下巴來就自己的嘴。不到半路又撒下手來給那丫頭圓圓飽飽的臉龐一個嘴巴。那丫頭是明白的，就知道這嘴巴是一套頑意的開場。

三爹的大兒子却比較老弟有福氣。他現在受雇在王家莊一家榨場裏當管事，他不把老婆帶在身邊，也不受他父親的管束。三爹每日生氣說大兒子不顧家，不帶錢回來，常常吩咐大媳婦說：

『你們做女人做的什麼事？管住你男人一點。自古說「妻賢夫少禍」，你看他在外面自由自便，專門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看你將來過什麼日子！』

這樣，他就把大媳婦送到他兒子那裏去了。信上說：

『近因老父身體越過越不濟，你不但不要養老父，反把婦人小兒交與我管，是太無良心。今送去汝婦人小兒，大家做事，不可白糟塌糧食也……』

三爹把大媳婦和孫子送到王家村去之後，就再也沒得到老大的消息。他並不肯放棄他對於兒子的權利，所以下鄉時，還要特地到王家村榨場裏去視察兒子的情形。走到兒子家裏，在神主底下第一把交椅上坐下來，吃着大媳婦親自宰的鷄，煨的鷄湯，把大塊紅爛肉朝嘴裏送。大兒子也坐在旁邊陪着，總是忙忙的把飯一扒完，一隻手正反把油嘴一摺，臉衝大門說一句『榨場裏有事』就跑了。關於他怎樣管事，怎樣落進賬，怎樣偷油餅，落油渣這些事，三爹還得盤問媳婦。媳婦那裏講得出這些事呢？反倒是把些大兒子睡私門頭，賭排九的事告訴他。他聽了，就惡起眉毛來說：『誰叫你自己無用，連自己男人都管不住，還成個什麼話！說白叫我老子替你們操心。』其實他心裏私下就在想着私門頭的眉眉眼眼暗笑。

『姘私門頭！這雜種真他老子的兒子，花樣更多。』

三爹還有一位漂亮兒子，又白又斯文。走路腰是彎的，鼻子又高又尖，祇是頭老低着，却未免把那條好看鼻頭屈殺了。而且這兒子還常常有些咳嗽，有時候說有紅，有時候說是綠的。村裏人也曾傳過說這是個癆病兒子。三爹却絕對不相信，他說別人妒嫉他有了斯文秀氣的兒子，生怕他從書香上發跡。

『下流沒出息的雜種，他們懂什麼？縣裏邑上那個相公邑爺不是弓腰彎脊梁，那個不吐幾口豔痰？像他們挺胸霸道，這村子不就被他們的直喉嚨啃窮了的！』

爲這個三爹特地化了一百弔錢一年，雇了一位邑爺在家裏教兒子讀書，捨不得放他下田裏去。他自己不時還拖起三尺長的旱烟管去書房裏巡邏，書房就在他的自己的房間對面，來往是很方便的。任何時候，逢他聽見書房讀書背書聲音低下去了，先生沒有了誦書，問話，催背書等等聲浪，他就從自己的帳桌上站起來，換上一雙薄底雙樑鞋，輕輕的像貓一樣走出過道，背着手伸頭從布簾縫裏向裏面偷看，他不看兒子總是看先生。先生若坐在那裏看書，他就覺得上了當：『我老子難道是怕你

沒有書讀，沒飯吃的！』若見先生睜着大眼從椅上望天花板，他也是不高興：

『這雜種他簡直就不管學生！』若逢先生爬在桌上打瞌睡，他就把旱烟管在門框上一陣亂敲，同時大踏步跨進書房去，叫兒子報告今天背了幾首書，寫了幾篇字。他把兒子的書翻開來，照着兒子報告的首數來一五一十統算有幾多字，可以查出先生究竟講了多少字數，和過去幾天的一比較，就知先生是否越來越偷懶，越來越白拿錢；寫字的算法也是這樣的。倘若他發現字數連續少了兩天，他就計算該扣錢了。三百六十五天一百弔除了五八臘三節放假三個月共八十九天不算外，實得二百七十六天，每天實合若干大錢，他就要把這兩天應得的大錢扣去。他最喜歡的是先生站在他兒子桌邊守着他兒子讀書。碰見這樣時候，他就叫丫頭拿點醃魚鹹蛋和一些乾炒米給先生消夜，有時自己還同先生喝一兩杯高粱。他會記起先生的書香身份來，親自給先生遞一杯酒，然後舉着筷子說：

『先生先請，先生先請。』